

末代王妃

〔英国〕莱斯利·唐纳著
张广海译

一个早已消逝的美丽世界
一部乱世之中的爱情史诗
日本版『乱世佳人』



THE
LAST CONCUBINE
Lesley Downer

译林出版社

末代王妃

〔英国〕莱斯利·唐纳著
张广海译

THE
LAST CONCUBIN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王妃 / (英) 唐纳 (Downer, L.) 著; 张广海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7

(外国通俗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last concubine

ISBN 978-7-5447-5353-1

I. ①末… II. ①唐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51047号

Copyright © 2008 by Lesley Down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328号

书 名 末代王妃

作 者 [英国] 莱斯利·唐纳

译 者 张广海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刘文硕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
印 张 28.75

字 数 356千字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353-1

定 价 6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折梅花赠人

除却使君外，何人能赏心？
梅花香正好，惟汝是知音。^①

纪友则^②《古今和歌集》

① 丰子恺译。

② 纪友则（850—904），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诗人。“三十六歌仙”之一，参与编辑《古今和歌集》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村庄 / 1

第一章 木曾山谷, 1861 / 3

第二部分 女人们的后宫 / 25

第二章 遗忘的贝壳, 1865 / 27

第三章 侧室夫人 / 60

第四章 逃亡, 1867 / 99

第三部分 在路上 / 135

第五章 幽灵之城 / 137

第六章 监狱之门 / 166

第七章 一缕炊烟 / 198

第八章 进到马蜂窝 / 226

第四部分 毁灭之城 / 255

第九章 织锦的秘密 / 257

第十章 落花 / 293

第十一章 黎明之前 / 326

第十二章 拜访当铺老板 / 349

第五部分 东京 / 367

第十三章 天皇来临 / 369

第十四章 死中归来 / 388

第十五章 赤城山的掘金人 / 402

尾声：最后的秘密 / 431

跋 / 444

致谢 / 448

第一部分 村庄

第一章 木曾山谷，1861

无悔从此逝，譬如武原^①露。

妾心长所念，惟君与黎庶。

和宫亲子内亲王^②，1861

I

“行礼哟！行礼哟！行礼……行礼……跪下！跪下！快来行礼……快来行礼……”

喊声飘过山谷，微弱得像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。一条山路经过山口，斜斜地向下通往村子。四个头发乱蓬蓬的孩子站在山口，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褪色和服，拼命想听清楚风里的喊声。这样一个深秋的日子，一切似乎都被钉住了，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着什么。路边的松树林异常寂静。远离路边的地方，金色和红色的落叶被整

① 武原，即武藏原，又称武藏野，在东京附近。

② 和宫亲子内亲王（1846—1877），仁孝天皇第八女，孝明天皇异母妹。1862年因孝明天皇“公武合体”之主张，嫁给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，史称“和宫降嫁”。德川家茂死后，二十一岁的和宫内亲王出家，院号静宽院。

齐地扫成几堆，偶尔只有极轻的微风在上面卷起几片破碎的叶子。一只鹰懒洋洋地盘旋着，不一会儿，一群大雁掠过天际。路边一股熟悉的气味向上飘去，那是炊烟里混合着马粪、垃圾和味噌汤^①的味道。不时有小公鸡喔喔啼叫，引来村里的狗群低沉地合唱。除了这些，村庄里一片寂静。放眼望去，平时满是行人、脚夫和马队的大道，那一天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。

多年以后，当幸子回想起来，那一天的情形就是这样。松树林那么高，那么黑，无休止地屹立向上。天空像个碗倒扣下来，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，相比之下，地平线上微微闪光的白色群山要远得多。

幸子已经十一岁了，还是又瘦又小。夏天的时候，她还像有名的栗色木曾马^②的马驹一样，皮肤是黄褐色的。令人吃惊的是，现在她白得几乎透明，和冷天里呼出的白气似的。其他孩子的皮肤都是褐色的，身体也更结实，虽然他们看起来并不在乎，幸子还是希望自己能和别人一样。甚至她的眼睛也与众不同，不是褐色或黑色，而是深绿色，像夏天的松树和森林里的苔藓。即使知道不对，她在心底里还是更喜欢自己的雪白皮肤。有时她会跪在妈妈失去光泽的镜子面前，看着自己脸上苍白的色泽。接着幸子会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梳子，那是她辟邪的护身符，美丽、耀眼，仿佛要迸射出火花。从她记事起，它就是她的了，其他任何人没有这样的梳子。她慢慢地梳头，显得心事重重，梳到头发闪亮，就用一根红色绸带把头发整齐地扎在背后。

① 味噌汤是一种汤料理，是日本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。虽然是同样的昆布、柴鱼片、味噌三种材料，但因为各家制作方法不同，所以有“家家有不同的味噌汤”的说法。

② 木曾马是日本土马中最优良的品种。木曾山在日本长野县，盛产桧木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一些流浪艺人在村子里待过几天。他们在临时舞台上表演鬼故事，让每个人脊背发凉。有一出被抛弃的妻子死于悲伤的戏，孩子们看的时候蹲在一起，全都吓呆了。戏的最后，死去的妻子突然出现在负心的丈夫面前。她飘浮在空中，脸死白死白。在她梳头的时候，又黑又长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下来。孩子们的尖叫声盖过一切，没人能听清演员的台词。现在别人想要取笑幸子的时候就说她一定也是个鬼。

幸子的奶奶叫她“病秧子”。有时幸子听到奶奶痛斥妈妈。“你的那个闺女，那个阿幸，”她会抱怨说，“你太惯着她了！像那样脸上没血色的病秧子，你还能指望她找到个男人？！还那么臭美，老是梳头发。没人喜欢一个成天照镜子的老婆。你的女儿得有个能生孩子的大屁股，知道怎么干活。要不然你早晚被她拖累了。”

“她身子骨弱，”妈妈会一边温柔地回答，一边疲惫、逆来顺受地笑着，“她不像其他孩子，但至少很漂亮。”妈妈总是站在她这边。

“‘漂亮’，”奶奶会说，“太好了，一个种地的老婆要‘漂亮’有什么用？”

幸子不停地跺脚，还一边搓手，一边往手上呵气。她的上衣是妈妈想法找出来的，外面是几层粗布，里面用棉花填得厚厚的。她还用头巾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，可还是冷得够戗。用带子绑在幸子后背上的婴儿带给她唯一一点热气。婴儿睡得很沉，头耷拉下来，像个用碎布做的娃娃。幸子的朋友美津和她挤成一团。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亲密无间了。美津长得完全和幸子相反，矮胖的身材，褐色的皮肤，再加上小眼睛、扁鼻子，使这孩子看起来像只猴子。

美津生下来的时候，她妈妈让接生婆把她杀了：“她这么丑，根本嫁不出去。”接生婆点点头，说：“那我们该拿她怎么办？”这要求合情合理，很多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弄死了。接生婆往几张纸上喷了

口水，盖住婴儿的嘴和鼻子，再用破布紧紧地包裹起来。可是就在她们认为她快死了的时候，美津开始扭动，又喊又叫。看起来神灵们已经决定让她活下来。“谁能违抗神灵呢？”她妈妈说，大度地摊开因为干粗活而变红的双手。看起来因为奇迹般的逃生，美津越来越招她妈妈的喜欢了。美津是个乐观实际、充满母性的女孩，从没为这故事忧虑过。和幸子一样，她也背着自己家的一个孩子。

从山谷那边远远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响了。孩子们竖起耳朵听，分辨出嘎吱嘎吱的脚步声，包了保暖草垫的马蹄声，以及铁器和铁器、铁器和石头相互撞击的声音。一阵阵齐声呐喊超出所有杂音之上，一开始听不大清楚，到后来每个音节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喊声的调子就像在唱歌，一遍遍地重复：“行礼哟！行礼哟！行礼……行礼……”大队人马还远在森林的深处，浓密的枝叶像茅草屋顶一样遮盖着山坡，把队伍藏在下面，而喊声仍然一刻不停地传过来。看来他们想让一切生灵——顶着厚厚树冠的高大树木、灌木、狼、狐狸、鹿、笨重的黑熊，以及长着锋利獠牙的凶猛野猪——统统跪下。

源三郎是无可争议的孩子王，他蹿上一棵大树，慢慢沿着一根树枝爬到大路上方，悬在那儿惊险地晃来晃去。源三郎长得结结实实、长手长脚，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是个喜欢咧嘴笑的顽童。他老是磕磕碰碰，把自己弄伤。该干活的时候，他总会偷偷溜走，不是去河里捉鱼就是去游泳。他能熟练地藏在一匹马后面，猛地从马尾上拔下一撮毛，飞奔而去，留下身后追赶的马夫。灰色的马尾毛，鱼儿是看不见的，所以这是做钓鱼线的最好材料。因此当一匹灰马经过时，薅下一撮马毛就特别有挑战性。十岁的时候源三郎就已经名声大噪，他和一头闯进村子的野猪格斗，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他用脚踢、用拳头打，一刻不停，最后那畜生夹着尾巴跑进了森林。有时源三郎会亮出胳膊上的伤疤，那是野猪的獠牙留下的，是他的

荣誉勋章。

只有邈邈的长兵卫一点也没注意正在逼近的喧嚣。他是幸子的弟弟，这群孩子里最小的一个。长兵卫剃了个刺猬头，穿着厚厚的棕色和服，正蹲在路边，仔细观察一只爬出灌木丛的蜥蜴。

源三郎在树枝上又爬了一段，眯起眼睛向远方眺望。

“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”他大叫起来。

很快所有人都看见了：红色、紫色、金色，像飘动的花瓣，那是从树丛里冒出来的第一面旗帜。旗枪和矛尖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。孩子们专心看着，心怦怦直跳。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“行礼”是什么意思，那是他们必修的第一课。每个人都感觉父亲粗糙的大手正按在自己头上，让他们跪倒在地，头一直低到尘土里，甚至都能听到父亲的怒吼声：“跪下，快点！你想找死吗？！”

没人能忘记醉鬼宗平的悲惨命运。几年前，他喝清酒喝得有点多，摇摇晃晃地跑到队伍经过的路上。别人来不及拉他回来，就在大街上，两个武士拔刀出鞘将他砍倒。村民们目瞪口呆，默默地把宗平的尸体拖下道路。这只不过让人看到生命有多贱。武士是他们的主人，对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过去总是如此，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
不过现在旗帜离得还远，孩子们久久地凝望，心情如同要去采摘危险的禁果，紧张和兴奋交织在一起。

远处那些蓝色和黑色的细小身影不断拥出森林。孩子们手搭凉棚，看见一批批士兵正以密集队形大踏步前进；马上的武士戴着头盔，头盔上装饰的长角闪耀着光芒；脚夫们排成长队，背上的行李箱子全都刷了漆，泛着柔和的光泽。距离越近，队伍越显得庞大，各种声音也越来越响：护卫们手杖上金属环的刺耳撞击声，缓慢拖沓的脚步声，牲口蹄子踏过的嘎吱声，还有那不吉利的齐声呐喊：“行礼哟！”

行礼哟！行礼……行礼……”

突然，好似从梦中惊醒，孩子们互相手拉着手，转过身顺着斜坡向下狂奔，惊慌失措，跌跌撞撞。女孩们背上的婴儿被颠得一上一下地摇晃着。

周围的山峰高耸险峻，它们的阴影把村子遮了个严严实实。现在已经是午时，太阳也在它该在的高度，而第一缕阳光才刚刚刺破寒冷的空气。一到路口，孩子们惊讶得屏住了呼吸。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挤在一起。道路两边不牢靠的客栈看上去都要被挤散架了。客栈老板们已经上了门板，炊烟从黑洞洞的房间里旋转着飘出。一群罗圈腿的脚夫穿着鼓鼓囊囊的棉上衣，裹着绑腿，进进出出，一碗一碗把大麦粥喝得啧啧作响。马夫们忙着对付烈性马，那些马比矮种马大不了多少。他们用带子把马鞍绑在马背上，把稻草裹在马掌上。另外一些人穿着蓑衣，在拥挤的人群中快步走来走去，活似会动的干草堆。很多人只是摸着自己的长烟杆，站在那儿等吩咐。他们有的来自附近村庄，经常在需要的时候充当脚夫或马夫。不过大多数是陌生人，有些人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粗糙，他们来自山谷深处的村子，到那儿去得走上整整一天。

在乱糟糟的人群中站着一个大高个，他那张宽脸显得很镇静，一头浓密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个马尾。他大声发布命令，挥舞着手臂，指挥人们去这儿去那儿。幸子和其他孩子钻过人群，躲开他的手臂，抓住他的袖子。

“公主就要来了！公主就要来了！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他低头对他们咧嘴笑笑，满意地拍拍他们的头。

“干得好，干得好。”他喊道，“现在回到你们妈妈那儿去，马上。”

II

幸子的父亲次郎右卫门是村长，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要管起来。他的家族也老得没人不知道。十年前他父亲年迈体衰的时候，他就接了班。过去这个家族的人曾经佩带两把刀来证明自己的武士身份，但是这种特权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收回了，尽管次郎右卫门还是佩着一把礼仪性的短刀来显示自己的长官身份。

他是个“大”男人，至少和其他村民比起来，又矮又胖，结结实实，真正的木曾“山猴子”。他大概不到四十岁——村子里很少有成年人知道自己的准确年龄。但是常年在村民和官府之间调停，他的脸已经被犁出了深深的皱纹。所有木曾的土地都属于当地的大名^①，农民们只被允许砍一小部分森林自己用。每年人们为了柴火孤注一掷地去砍树。官方的惩罚是“一棵树，一颗头”，尽管次郎右卫门竭力苦苦哀求，希望能宽大处理。村民们被时刻提醒：在他们的领主眼里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牲畜。

次郎右卫门的主要工作是确保重要的木曾大道——中山道^②经过村子部分的交通畅通无阻。平时这条大道挤满了旅行者，到处闪烁着异乡情调。大量朝圣者穿着白色长袍缓缓经过，摇着铃铛，向远方的圣地前进。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相比祷告和祈愿，对尽情欢乐和看看世界的兴趣更大。有些是富裕的商人，带着成群的妻妾和仆从，个个穿着入时。有些是贫苦的农民，还有一些靠乞讨救济一路

① 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对领主的称呼，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。

② 中山道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五街道（五大官道）之一，也叫中仙道，是从江户（今日的东京）经内陆前往京都的道路。中山道在木曾郡有九个宿场。

过来。一队队的武士不是骑马就是坐轿，商人们监督着托运的行李被塞进箱子，由一群脚夫搬着。游历四方的诗人们会待上几天，在晚上吟诗唱和。学者和僧侣之间传递着感兴趣的话题，包括来自三个大城市大阪、京都和江户的新闻、争论和流言飞语。还有匆忙的信使，换了马就上路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，目光躲躲闪闪的那号人物，不是细作就是官府的眼线，他们总是盯着其他旅行者看个不停。

此外，叛逃的武士、补锅匠、小贩、匪徒、赌徒、流浪艺人、术士、流氓、卖蛤蟆油的——担保能治太阳底下一切病痛，这些人数量多得足够村民们做买卖的了。每天晚上艺伎们都被赶到街上拉过路客。欢歌笑舞的声音从点着灯的小客栈里一直传到黑暗的大街上。

次郎右卫门也开了一家客栈，不过他的客栈是非常出色和独特的一个，被每年经过中山道的大名们指定服务。在淡季，才接待一些官员和非富即贵的要人。

大名们是地方上的领主。每个大名在他自己的小小领地里都是一个君王，拥有自己的军队。他们征收赋税，决定臣民的生死。但是他们有义务对江户的幕府将军效忠，并且有每年到江户表示忠诚的义务。在朝廷里露露面，待上几个月。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别馆，他们的女眷们在里面永久地居住，黄金笼子里的囚徒。

有三十四个大大小小的大名会取道中山道。有些人走的一个方向，其余的走另一个方向，他们或东向江户，或西向京都——神圣的城市，国家官方的京城，天皇蛰居之地。他们往往有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，成百上千的侍从和警卫。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大场面。农民们在大名经过时要远离道路，或者至少要俯伏在地，不过所有人总是大着胆子想尽办法去看队伍。

除了轿夫，所有人都穿着黑绸衣服潇洒地出场。有些人骑马，大部分紧密地排成队列步行。属于下层人员的长矛手和拿遮阳帽、

阳伞和行李的人，经常为畏缩的村民进行盛大的“义演”。长袍经过右肩搭在背上，大摇大摆地走，裸露的屁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只用兜裆布遮住要害。每走一步，一边把脚向后高高抬起，快要踢到屁股，一边把另一侧的手臂向前甩高，好像在空气里游泳。他们旋转着手里的长矛、遮阳帽和阳伞，节奏精确一致。

队伍总是在次郎右卫门的村子里休息，更换马匹和脚夫。当属下们忙碌时，大名和他的侍从坐着轿子，也不停歇，到次郎右卫门的客栈喝茶或者待上一整夜。大部分大名在他们少年时就到访过这里，那时已经知道了有教养又风趣的客栈老板。当喝了点清酒，开始叫自己喜欢的歌伎时，大名们甚至会放松地和老板聊一聊，尽管没人会忘记彼此身份的鸿沟。次郎右卫门对这一点非常清楚，在大名们看来与其说他很精明，不如说他是个纯粹的乡下人。

次郎右卫门上过好几次江户——武藏平原上有名的大都市，他需要在山里徒步走上十四天。大约八年前，他带回了关于四艘黑船^①的惊人消息。那是披着铁衣的庞然大物，竖立着大炮，吞吐着烟雾和蒸汽。黑船从海平线而来，在下田附近的海岸下锚。之后一系列的灾难接踵而至——猛烈的地震和巨大的潮汐——又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，清楚地昭示着厄运。

这些船吐出了一个野蛮人的代表团。次郎右卫门没有亲眼见过一个野蛮人，但是他被告知这些人长着大鼻子，红皮衣下面是苍白的皮肤，吃的是腐烂发臭的死动物。他们不仅把自己的脏脚踏上日本的神圣土地，而且坚持要待下去并建立通商口岸。

路过次郎右卫门客栈的旅行者清楚地指出这个残酷的事实：这个

^① 黑船，也称为火轮船，此处特指嘉永六年（1853年）七月，由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·佩里率领，胁迫日本开放门户的美国海军舰队。